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眉廬叢話 第三卷

李季，宋人，見《廣川書跋》。林材，明人，著《福州府志》七十六卷，見《千頃堂書目》。二人姓名，可稱絕對（季增李一筆，材減林一筆），不能有二。半臂非胡服也。葉石林云：「即襜子，古武士之服，後又引長其兩袖。」云云。

江陰炮台官吳祖裕以營謀得差，對於所部軍隊嘗以利歛動之。未幾，台兵嘩變，祖裕竟被戕，時四月十三日也。先是，祖裕之祖名瑛，字仲銘，於咸豐庚申督鄉兵御發逆殉難，亦四月十三日。無名氏制聯云：「正款一萬二千，雜款一萬二千，好兄好弟大家來，青天鵝肉。陰曆四月十三，陽曆四月十三，乃祖、乃孫同日死，泰山鴻毛。」

道光壬寅，朝議與英吉利媾和。蒲城王相國文恪力爭不獲，遂仰藥死，以屍諫。遺疏力薦林文忠，痛劾琦善。其門人涇陽張文毅芾以危詞恫喝其公子漑，竟匿不上。漑官編修，以此事為時論所輕，迄不復能顯達。芾後守江西最有功，江西人作廟祀之，比於許旌陽。而茲事實為盛德之累，論者惜之。

咸豐時，駱文忠撫湖南，左文襄居幕府，適總兵樊燮以貪懦被嚴劾，燮疑文襄所為，因焚惑某督部，構文襄急。值庚申會試，亟入都以避之。闈中各考官相約毋失文襄。未幾，得湖南一卷，文筆絕瑰璋，皆決為文襄，亟取中之。及揭曉，乃湘潭黎培敬也。後由編修官貴州學政。時貴州大亂，培敬募壯士百餘人，擊賊開道。三年按試皆畢，朝廷以為能，授貴州布政使，經營戰守十餘年。賊平，擢巡撫，盡心民瘼，黔人至今思之。

偶與藝繆先生談「而」字典故，有兩事絕可笑。某甲作八股文一篇，自鳴得意。其友請觀，不許；請觀其半，亦不許。乃至小講、承題、破題，至於一句，皆不許。請觀其第一字，許之。及其鄭重出示，乃是「而」字。又道光戊戌科，江南鄉試，首題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」。解元鄭經文，平分四比，拋荒兩「而」字，似「博學篤志、切問思思」題文。殿軍甘熙文純用交互之筆，於四項之首，一律作轉語：似「而博學而篤志而切問而近思」題文。說者謂解元文，題目中兩「而」字移置殿軍文題目二句之首矣。昔有人讀《大學》：「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。」謂「句」末少一「得」字。迨後讀《論語》：「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，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，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謂衍一「得」字。忽恍然悟曰：「原來《大學》中所少『得』字，錯簡在此。」因第二事牽連記之。

曩閱某說部有云：「阮元初入翰林時，和卜為掌院學士。一日，玉音從容謂卜曰：『眼鏡別名■■■，近始知之，』」卜退以語元，且曰：『上不御此也。』未幾大考，詩題即「■■■」，元詩獨工，得蒙睿賞，拔置第一。不數年，遂躋清要。」

餘意此殆當時薄夫嫉忌，誣蔑文達之詞。眼鏡別名■■■未為癖典，淵博如文達，寧有不知，即其詩句：「眸■■■奚須此，瞳重不恃他。」云云，亦非理想所萬不能到。詩家詠物，用筆稍能超脫，命意略有翻騰，安見弗克辦者。謂之無心巧合則可，詎必受之於和卜。文達夙賦雅性，對於庸庸視肉者流，或不免為青白眼。即如晚歲恒貌讐以避俗，唯龔定F 1 6 至，則深談竟日夕。揚人士為之語曰：「阮元耳聾，逢龔則聰。」若斯之類，出於少年，即招尤府怨之道矣。

友人某君告餘，光緒壬寅、癸卯間，於役吳門，偶游八旗會館，見壁間黏絕句二十首，惜記憶不全，僅記其較有風趣者。詩云：

進士居然以大稱，南天仗鉞勢■■。

三吳自昔推繁盛，鐘地長■■也不勝。

又：

低昂價值視漕糧，州縣繁多費審詳。

一任貪聲騰眾口，輿援賴有慶親王。

又：

專差妥速走京華，十萬腰纏辦咄嗟。

此次並非因節壽，尋常盤盒送親家。

又：

今朝南匯昨陽湖，幾輩寒酸合向隅。

侍婢匆匆傳諭帖，專差上海買珍珠。

又：

口脂面藥學紅人，幾輩爭妍巧笑顰。

畢竟承恩難侍貌，也須腰橐富金銀。

又：

紛紛新政絕張皇，警察徵兵辦學堂。

入告總言經費絀，幾多膏血潤貪囊。

又：

千萬纏腰飽更饑，天威不畏況民岩。

全憑獨斷成公事，那許兼圻不會銜。

又：

銀燭高烧簽押房，牙牌端正未登場。

芙蓉香霧氤氳裡，高唱時聞京二簧。

又：

此事由來甚畫眉，斷無兄弟可怡怡。

劇憐草草埋香日，冠玉陳平淚暗垂。

又：

名花召到近黃昏，小轎直穿東角門。

歸去娘姨傳好語，大人恩典會溫存。

又：

臉兒小白瓣長青，袖窄腰纖態腳伶。

直恁風流似張緒，教人掩鼻是銅腥。

又：

漂亮誰如大紈綺，輕儇合作小司官。

才庸尚是南中福，只夠貪頑不夠奸。

曾文正嘗自言：「百歲之後，墓碑任人為之，唯銘詞則自撰：不信書，信運氣。公之言，告萬世。」云云。文正斯言，可謂窮理盡性，以至於命者矣。命者，轉移運氣者也。運氣者，命之否泰之所流行也。凡人智慧具足，事理通達，假我斧柯，烏在弗能展

布者。是故阮籍窮途之哭，非哭窮途也，時命不猶，所如輒阻，雖有裁雲鏤月之才華，補天浴日之襟抱，亦唯置之無用之地，甚至俯仰不能以自給。俾吾生有用可貴之光陰，長銷磨於窮愁抑塞中，寧不圖尺寸之進稍自振拔，其於運氣何哉。是則感士不遇，昔人所為廢書而三歎也。

唐王之渙《出塞》詩可作長短句讀，唯末句之下，須疊首三字方能成調：黃河遠，上白雲間一片，孤城萬仞山，羌笛何須怨，楊柳春風，不度玉門關。「黃河遠」，近人有仿之者，即以〔黃河遠〕名調，亦可詩、詞兩讀，見張玉■《昭代詞選》。

和卜侍姬卿憐，吳姓，蘇州人。先為浙江巡撫王■望妾，■望字味■兼，平陽人。官浙蕃時，曾刻「米帖」凡四集，梁山舟為之跋，亦大僚中風雅者也。後擢巡撫，適丁憂，應回籍。朝廷以海寧改建石塘，王在浙肯擔當事務，令其在工督辦。與李質穎共事，意見不合。李赴京奏王居喪攜眷，安住杭州。旋奉諭旨，有云：「伊父王師，品行甚正，不應有此等忘親越禮之子，禡王職，仍留工效力。」未幾，甘肅收捐監糧案發，竟服上刑，卿憐為蔣戟門侍郎錫■所得。時和卜方枋用，以獻於卜。嘉慶己未，卜敗，卿憐沒入官。作絕句八首，敘其悲怨云：

◇其一

曉妝驚落玉搔頭（自注：正月初八日，曉起理鬢，驚聞籍沒），宛在湖邊十二樓（王中丞撫浙時，起樓閣，飾以寶玉，浙人相傳，謂之迷樓。和相池館，皆仿禁苑）。

魂定暗傷樓外景，湖邊無水不東流。

◇其二

香稻入唇驚吐日（自注：和府查封，有方餐者，因驚吐哺），海鼎列陳厭嘗時（自注：王處查封，庖人方進燕窩湯，列屋皆然，食厭多陳幾上。兵役見之，紛紛大嚼，謂之洋粉雲）。

峨帽屈指年多少，到處滄桑知不知。

◇其三

緩歌慢舞畫難圖，月下樓台冷繡襦。

終夜相公看不足，朝天懶去倩人扶。

◇其四

蓮開並蒂豈前因，虛擲鶯梭廿九春。

回首可憐歌舞地，兩番俱是個中人。

◇其五

最不分明月夜魂，何曾芳草怨王孫。

梁間燕子來還去，害殺兒家是戟門。

◇其六

白雲深處老親存，十五年前笑語溫。

夢裡輕舟無遠近，一聲款乃到吳門。

◇其七

村姬歡笑不知貧，長袖輕裾帶翠顰。

三十六年秦女恨，卿憐猶是淺嘗人。

◇其八

冷夜癡兒掩淚題，他年應變杜鵑啼。

啼時休向漳河畔，銅雀春深燕子棲。

以詩考之，卿憐歸王時年十四，和卜籍沒時，年二十九。自茲以往，處境奚若，不復可考。詩筆隱秀，亦賀雙卿、邵飛飛之流亞，閨閣中未易才也。時命不猶，曷勝可惜。陳雲伯《卿憐曲》云：

卿憐本是琴河女，生小玲瓏花解語。

十三嬌小怨琵琶，苦向平陽學歌舞。

平陽歌舞醒繁華，移出雕闌白玉花。

倖免罡風吹墮園，從今不願五侯家。

侍郎華望慰勲顧，移入侯門最深處。

欲使微名達相公，從今卻被東風誤。

言先歸王后歸和也。又云：

獨有紅閨絕代人，網絲塵跡弔殘春。

將軍西第凝紅淚，阿母南樓夢白雲。

哀詞宛轉吟香口，珠啼玉泣嗟誰某。

昨日才歌相府蓮，今朝已歎旗亭柳。

言和籍沒後賦詩悲怨也。曲長不具錄。

桂林相國陳文恭宏謀，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授東閣大學士，始奏請將原名上一字改用「宏」字，前此揚歷中外，一切折奏書名，均未改避。乾隆朝政體較雍正為寬大，此其一驗也。文恭精研宋學，著述闕富，《培遠堂全書》為冊百，餘家舊有之，後聞書板歸岑襄勤家，稍有殘缺，襄勤為之修補。襄勤逝後，其後人不知愛惜。廣右地濕易蠹，今殆不復可問矣。

自海禁開通已還，吾國出使大臣往往離奇怪誕，騰笑異邦，某大臣身負工詩，嘗用西法攝影，以正坐不露翎頂，因而側坐，並自題絕句云：

巍巍一柱獨擎天，體自尊崇勢自偏。

正是武鄉侯氣象，側身謹慎幾多年。

又過某國時，暫駐使館，與某大臣唱和，詩中有一「夜」字，「夜」下一字寫法在「邑」與「色」之間，自云：「典故本此字不清，作邑作色皆可，故兩從之。」清之季年，官場辦公以模稜為要訣，此公更通之於吟事矣。

蘇東坡詩有神智體《晚眺》一首：

長亭短景無人畫，老大橫拖瘦竹筇。

回首斷雲斜日暮，曲江倒蘸側山峰。

其法：「亭」字寫極長，「景」字寫極短，「畫」寫作「■」，「■」無人，「老」字寫稍大，「拖」字橫寫，「筇」字竹頭寫極細，「首」字反寫，「雲」字上兩下雲，中間距離稍遠，「暮」字下日斜寫，「江」字寫作■，「蘸」字倒寫，「峰」字山旁側寫，與「暮」字下日同式。此體後人未有仿之者。先大父花■工公嘗撰《春景》一聯云：「青山綠水紅橋小，紫燕黃鸝白日長。」「山」用青色寫，「水」用綠色寫，「橋」用紅色寫小，「燕」用紫色寫，「鸝」用黃色寫，「日」用素紙雙鉤寫長，此擬神智體別開一境也。

燈謎有絕巧者，亦有奇拙者。以「慘睹」二字，隱《四書》人名六，即唐詩一句：「襄陽回望不勝悲。」此謎底不能有二。

按：《慘睹》，乃《千鍾祿》院本之一出，演明建文帝出亡事。雖據野史，近於不經，然詞筆甚佳也。此出情景，建文飄泊襄陽，回首南都，極傷心慘目之致。原曲雲《傾杯玉芙蓉》：「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，四大皆空相。歷盡了渺渺程途，漠漠平林，壘壘高山，滾滾長江。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織，受不盡苦雨淒風帶怨長。雄城壯，看江山無恙。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。《尾聲》：路迢迢，心怏怏，何處得穩宿碧梧枝上。忽飄來一杵鐘聲，錯聽了野寺鐘鳴當景陽。」曩寓京師，一夕過某衙，見一家門首設有燈謎，亟下車觀之，有人揭去一條。其一去：「身為萬乘之尊，還挑破銅爛鐵擔子。」底《書經》一句：「朕不肩好貨。」餘嘗謂宋人詞拙處不可及，此謎拙處亦不可及。

孝欽顯皇后六旬萬壽，內閣撰擬諭禮部敕書，有云：「爰從歸政，始遂安貞。萃五福於三辰，屆六旬之萬壽。」呈稿於宗室相國。麟曰：「貞字是孝貞顯皇后尊諡，不可用。」遽提筆改「榮」字，點金成鐵，令人輒喚奈何。向來撰擬文字以平正■皇為得體，字句稍涉奧衍，即在擯棄之列，本不容有佳構也。

孝欽顯皇后萬機之暇，留意風雅，精繪事，工吟詠，尤擅長試帖詩。每歲春闈及殿廷考試，輒有擬作。相傳同治乙丑科會試，詩題「蘆筍生時柳絮飛」，得「生」字，擬作云：

南浦篙三尺，東風笛一聲。

鷗波連夜雨，萍跡故鄉情。

又同治癸酉科考差，詩題「江南江北青山多」，得「山」字，擬作云：

雨後螺深淺，風前雁往還。

舍連春水泛，峰雜夏雲間。

惜全首不傳。

同治庚午科，濟寧孫尚書文恪典試四川，順德李若農侍郎副之。考官例應馳驛，值秦蜀間盜氛未靖，改道溯荆湖西上。由宜昌遵陸赴萬縣，山路絕險■，有地名火風箭嶺，尤鬥峻無倫。文恪肩輿竟於是傾跌。輿夫後二人，墜崖致斃。幸輿前有牽夫十六名，並力撐持，賴以不墜，輿前二夫亦倖免。其後，順德嘗語人：「當時情形奇險，幸山神有靈，雙手托住軍機大臣，僅乃無恙。」是夕駐節荒村，庖人無以為饌，於山家得一雞，醢以煮粥，順德食而甘之，自後非雞粥不飽也。

姓名筆畫最少者，同治朝，內閣中書丁乃一，三字只五筆，不能有二。